

日本戰爭如何結束

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

中日戰爭如何結束

每冊實價二角五分

(外埠酌加寄費匯費)

編輯人杜

都

印行者戰時編譯社

經售處

金華正中書局
各地各大書局

全 面 戰 術 論

白 崇 禧 著 實 價 四 角

本書爲白崇禧將軍最近之言論集，對於全面戰術有詳細之分析與探討，內容計分三篇，第一篇爲戰術與戰略，包含①革命的全面戰術，②敵人戰略的演變與我對策，③軍訓與戰術思想之革命，④兵戰與學戰等篇。第二篇爲全局總檢討，對抗戰以來黨務政治與軍事均有詳細之闡述，第三篇爲精神總動員，解釋精神黨員之重要與樹立國民道德。欲知抗戰形勢與全面戰術之真義者，固不可不讀，而一般軍官與士兵，尤不可不讀。

抗 戰 兩 年 總 檢 討

柳 定 盒 編 實 價 兩 角

本書是一本檢討抗戰最新的小冊子。薄薄的只有五十四面，然而它的内容，却與它的量成了反比例。他包括着八篇很實貴的文章，執筆者均爲當代權威人物，計有白崇禧之「抗戰兩年的回顧與前瞻」，陳誠之「抗戰兩年來的軍事」，及「抗戰兩年來兩個根本問題的檢討」，王寵惠之「抗戰一年來之外交」，孔祥熙之「中國戰時財政與友邦在華之利益」，張發奎之「學習兩年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」，馬寅初之「兩年來中倭貨幣戰」，後並附有一「抗戰兩週年敵軍動員死傷一覽表」等。因爲作者都是中央的主管負責人，不僅所言都有可靠的數字作根據，而所觀察的也非時下一般了解過字論文專家「可比。用本書來了解過去兩年抗戰的經過和研討未來抗戰的前途，是一本最適宜的書；而以二角代價，費一二小時加以瀏覽，藉以獲得全般抗戰的知識，也是最合算的。

戰 時 編 譯 社 出 版

中日戰爭如何結束？

本文係沃立浮 (Frank Oliver) 近著「不宜而戰的特別戰爭」中最後一章。沃氏旅華十餘年，先任路透社駐平記者，繼任倫敦泰晤士報駐華記者，對中日兩國情形，都非常熟諳。該書對我國文化，以及此次抗戰精神，都有中肯的論述。本文以第三國友人地位，精密地把中日戰爭如何結束這個問題，加以分析推斷，想為讀者所樂睹，爰逐譯之。

(一)

這次中日戰爭，到什麼時候和怎樣結束呢？這差不多是大部份人們心中最急迫的問題。兩國的戰爭是不是將支持到停頓狀態之下，讓俄國在遠東，施展出舉

足輕重的力量呢？

在一九三八年年的年終，比了一九三七年七月初，日本對於它的目標，表面上似乎稍稍接近了一些，它的軍隊已深入中國。因為管束軍隊全不尊重中國人民，所以在他們所佔領區域裏，永遠保留着一種深刻的仇恨。他們沒有法子肅清活躍地擾亂於前後左右的無數游擊隊。日本用了極大的軍事力量深入中國，可是後方的弱點使它非常詫異，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弱點。

中國除了戰鬥員衆多一點外，軍力比較軟弱，但它有一種消極性質的力量。過去廿四個月的戰爭，中國一再放棄了許多領土，但這種放棄，正像柔軟的泥沙一樣，用堅強的步伐踏上去，它照例會退讓而容你深入，到今天，日本或許也會開始懷疑，它是不是果真陷入了這足以葬送它生命的泥淖之中。

中國的損失很大，然而這損失對於它的重要性，較日本爲小。古語有云，能夠舒舒服服地咀嚼的東西，總不能像咬下來的一樣多，若使咬下的東西果能咀嚼的話。日本勝利與土地佔領的實在情形，反把中國納入那幅前途有望的圖畫裏面。日本之爲帝國主義者，它缺少很必需的特質。第一它沒有掌握別個民族的一種理想力，也就是它天性上不能瞭解別人的觀點；次之，不能使被征服或被戰敗

的人民信愛他們。朝鮮、俄國、偽滿、中國都一貫地證明了這事實。

日本真正的困難，往往開始於砲火熄滅之時。它軍隊所征服的是土地而不是人民，它還用現形於色，自作聰明的笨手段要去設法排斥他邦。目下在中國，它軍隊所設下的排場，決不是一個國家的國力所能推進收拾的，結果它的行動祇顯出了它的不負責任。

日本，正像它對付敵人那樣，想用武力來獲取友人：它不知這，敵人固可以武力造成，友人是須懷柔其心的。

日本人普遍地有一種頑強的決心，這不得不令人欽羨，因為有此特性，使一個進展的國家，進步更快。它在千年以前的接受中國文化，以及一八五三年以後的醉心西洋文明，其原動力都在這特性上面。它每一個步驟都有這頑強決心的標記。它不僅用之於科學，實業，政治，在藝術方面亦復如此。例如，那些決心愛好西洋音樂的日本人，任何東西都不能改變他們。東京戲院演奏悲多汶樂曲的時候，聽衆會擁擠得絕無隙地，而每個人都決心愛好那樂曲中的每一音節。

日本在西洋人看來，是個猜不透的謎，可說是包裹了兩層外國文明與文化的一個好鬥的部落民族，它不瞭解自己，當然同時也不瞭解別人。日本知道中國人

比任何民族爲多，可是仍舊沒有瞭解他們。或者因爲嫉恨他們的緣故。其原因在於一般日本人都有那根深蒂固，氣度狹隘的劣根性。日本許多有價值的事物，都來自中國或學自華人，他們的文化與語言其根源是中國的，日本所有的東西，很少是日本自創，所以對中國生了妬恨之心。由這種妬恨的情緒發展成瞧不起中國人的心理；在此次戰爭的每一階段中，他們都愚蠢地把中國人估價太低了。

日本此次倘若戰敗（現在它確乎沒有獲勝的把握），其主要原因必在這估計錯誤上面，它把甚麼都看得太輕。它對於併吞中國所需要的时间，人力，與金錢都預計得太輕易了。中國的抵抗，潛伏的愛國心，農民的戰鬥意志，西南派的矢忠中央，紅軍作戰的決心與能力，中國人不願爲金錢而自相殘殺的事實，凡此種種，它都沒有料想到。它忽略了中國那種消極的力量，它估計了它所須征服的領土是如何廣大，如何使它騎虎難下。

日本對於中國的判斷，結果全不是那回事。它起初以爲中國若干部分必與中央分離，投降日本。它絕沒有料想到國共軍隊會攜手合作，它以爲中國若干將領可用金錢買來，可是每次都失敗了。

它收買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信念，事實上慘痛地幻滅了。華北有無數華軍向日

本投降，表示願意接受訓練，領取新兵器前去與華軍作戰，但是得到金錢武器之後，立刻叛變，殺死軍官，逃到八路軍或游擊隊裏去了。

日本同時沒有料想到，後方的中國人民，絕不願接受他們的傀儡組織與謊言。此次戰爭中最神奇的事情，莫過於後方的中國人都存樂觀之心。他們全不信日本人的花言巧語，對於爲日人服務的傀儡則一致唾棄。日本建立的南北兩傀儡政權，全無用處，而且都是沒有力量的人物。他們在北平，政令不出城牆，而且在城裏也很少被人重視。除了日本慳吝地給他們的一些權力外，別無所有。日本遊人倘離開鐵道綫，或無軍隊保護，離開北平城數英里之地，就會遇到危險。

除此之外，日本人還犯了估計過高的毛病。軍閥們把自己力量估計過高，以爲對華戰爭可以迅速獲得解決的。一九三七年十月當我在東京的時候，一位與軍部接近的日本朋友祕密告訴我，如何可以容易地獲得成功。以爲把上海的中國軍隊擊潰之後，南京政府會立刻瓦解。華北戰事認爲業已獲得戰果，日本從事經濟開發的時機已熟。三個月即可結束戰事，在比較常態的局面之下，日本人可以着手一切的興業工作。

因爲在日本人看來，非如此不行，所以我想大部分的日本，都以爲這種結果

是可能的。日本因欲保持它強國地位，以應付傳統的敵人俄國，所以對華戰事必須速戰速決。必須使戰事對它的海外貿易不致影響太大，把華北的中國經濟系統，稍加破壞，然後立刻從事開發，以補償它軍事費用。這也是它十分必須的。它想望這一回的軍事行動將在歷史上別立蹊徑，成為建立大陸帝國的一個新穎方式。可是結果却全未實現，原因在乎一般估計過低與估計過高的錯誤。日本軍略家差不多絲毫沒有看準，不瞭解中國人的心理，沒有比日本更甚的了。

(一)

上海戰事即爲一例，日軍將領深知上海發動戰事於他們不利，蓋將移轉對華北的主要目標，可是結果它沒法避免被華軍牽制，在滬開戰。戰端既開，它以爲在滬掃蕩華軍，一面用海軍威脅南京，就可使「中國屈膝」。它還記得一九三二年用兩個月的時間擊退華軍，現在增加實力，自然需時更少，可是它完全忽略了五年來中國的進步。日本用了極大的兵力，費了三個月的時間，才迫使華軍自上海撤退。

就是在那個時期日本的計劃仍有成功之望。中國在上海的財政機構的基礎已

被破壞，對外貿易銳減，軍隊似已殘破不可收拾，可是出乎日本的意料之外，在與中國政府及人民接近的外人看來，是不覺得可驚異的，中國不久就恢復了活力，重新組織了起來。在幾個星期之內，日本的將領覺悟到他們沒有擊潰華軍，反而使他們團結了起來。自此以後，就每進一步，得付一步的代價，就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了。

可是他們那時還不相信，以為南京陷落之後，戰事就可結束。徐州與漢口陷落也是如此，但中國却繼續抗戰下去。倘使起初三個月日本能用更大的兵力，中國或許會全盤失敗，戰事能早早結束。但是這初期的錯誤，其後一再重演，仍是僅用數量不敷的兵力，希圖僥倖獲取戰果。

起初五個月，速戰速決的希望已經完全渺茫，可是日本仍未變更戰略。戰爭到第一週年的年終，日本人嘴上才開始喊出『爲生存而戰』的口號，情態的緊張，正式表現於日本的全國總動員法，由於此法，在軍部控制下的內閣，有權支配日本一切的人力與物力。偽滿也踵起仿行，其通過此法，甚至比東京還要迅速。中國把這次戰事看爲時間與空間之爭，給日本以空間，而自己則爭取時間。時間在日本方面覺得過去得太快了。對華戰事，牽延得愈久，日本對於結束的期

望，愈更渺茫。鬥爭已不再是日本對華的征服戰了。兩國都是爲自身的生存而奮鬥。其結果將決定半個亞洲及世界四分之一人類未來的前途。正像史諾最近所說的那樣，其結果將決定：將產生一個新日本帝國呢，還是舊日本帝國的毀滅。

中國不能希望倖獲勝利，也不能一舉而盡殲敵人。雖則時間慢些，但它可希望消耗敵人；尤其是使敵人士氣沮喪。它可以使敵人用武力獲得的勝利幻滅，它可以阻撓和限制敵人在占領區有所收獲。它有的是人力與抗戰的意志。它需要物資供應，金錢與領袖。

中國財政沒有發生問題，而且還有借債的能力。財政的措置顯得非常神妙。東京早料它無力償付外債，可是實際上却一一照例清償，甚至在日人佔領下的鐵路借款，應償本息，也分文不缺。

物資自己產量就很豐富，毫不發生問題，並有許多方法獲得軍需品，與蘇聯的交通，也暢行無阻，滇緬公路已成，還在建設鐵道，倘日本不能迫使法國關閉越南的通道，它還可以從那裏與海外交通。

最重要的還是中國有它的領袖，蔣介石委員長無疑是亞洲最偉大的人物，無人能望其項背。他的過去，或因觀點不同，有人還可加以批評，可是抗戰開始以

來，凡接近過他的人，誰都不會懷疑，他除了救國之外，別無第二個目的。它之爲中國領袖，絕無問題。各黨各派都在他領導之下，忠心抗戰，於是也絕沒有反對他的人存在。

這樣的一個領袖是日本所缺少的。日本意見分歧，首領間毫不一致。關東軍與日本本部軍隊，陸軍與海軍，軍人與財政經濟家之間都各存意見。

從別方面說來，中國祇有一個領袖，或許也可視爲缺點，因爲蔣氏苟有不測，對中國將爲一極大打擊，然而蔣氏每遇危險，都能神妙地避免了。南京撤退時很危險的。在隴海線的那次更危險。日本間諜探得了他的行動，他乘坐的飛機，被日機追逐甚久。日本在中國後方的間諜網，是佈置得異常繁密的。

不久以後，又在長沙幾乎遇險，他所到過的某處官邸，三小時後，即被日本飛機炸成平地。他在武昌的行營與防空地室的位置，也曾爲日本間諜探得，曾被日機集中轟炸，一彈在距離蔣氏五十碼以外的地點爆發，蔣氏在地窖中被空氣震倒。日本人認爲中國一半的抗戰力量，寄托在蔣氏的存在和他統領能力上面。

日本人反對蔣氏的原因很簡單，他們承認蔣氏是中國數代以來最能幹的人物。

最近幾年來，蔣氏對於中國人與外國人，均極其誠實，且今日，中國政府與蔣氏

最近幾年來，蔣氏掌握了當代無人所能企及的權力，到今日，他最高領袖的地位已絕無問題的了。日本人覺得唯有他可以復興中國，使之走上軌道，日本所願望的中國是能跟隨它步趨，做它附庸的中國，否則是不願意的。

它希望中國的政府，僅能徵收稅款，苟延殘喘，無力開發國家，使之現代化與工業化；換言之，不足抵抗日本的勢力。所以當蔣氏漸漸把國家統一，當他使外人相信，他能保障債務及借款的安全，當地獲得國聯技術合作的時候，日本大大地感到憂慮。而一九三五年幣制改革的成功，也激起了日本強烈的惡感，因為這給日本野心的打擊太大了。

(三)

日本當然竭力想利用中國的資源以征服中國，但中國無疑必繼續撓阻它，使它不能如願以償。

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事，日本獲勝得太容易了，而且所付的代價也太低，得到的賠償也大有助於日本的工業。日俄戰事，時期較短，代價亦廉，比了此次至今一半還未過去的戰爭，其代價更低了。且於一九〇四年，日本很容易從英美獲

得借款。可是今日的情形則不同。對手是個決心抗戰到底，採取長期消耗戰略的中國，而且欲借外債，又感告貸無門之苦。

日本軍人的處境是並不舒服的。現在倘停止戰爭，則有失體面，結果要失去國內的統治權，但是一月又一月的拖延下去，鞏固占領區仍屬迷夢，而債務負擔則每月增劇，結果或將不堪設想。

即使日本決心要攻取中國戰時首都重慶，它先得打破軍事方面的許多難關。華軍放棄漢口之後，在大別山中。留有三十師正規軍，以備作游擊戰，這是有待於肅清的；攻取長江上游的宜昌，以保衛漢口的外圍；打通粵漢路，現在大部分尚在華軍之手；珠江流域的三角洲，其間川流紛岐，游擊隊出沒無常，也得先事奠定；平漢隴海兩路，一部分仍在華軍之手，也得打通；最後攻取西安蘭州，以截斷蘇聯之交通，則更為困難了。

要完成這些艱巨工作，日本的兵力實在覺得太少了，而且海岸與前線之間，在廣大的範圍裏，無數游擊隊隨時使日軍有後顧之憂。

照它一九三八年的進展速度判斷起來，或許須要一年的奮鬥，方可打開這重重的難關，可是到另一年年終，日本距消竭之境已不遠了。日本國難的加增，

首先將予產生軍官階級的小地主，產生士兵階級的農民層以重大打擊。

日本發動這次戰事之初，其目的不過掠奪土地與市場，但爲了鼓勵民衆，不得不提更神聖的口號來。早在一九三八年三月，日本派遣到中國的使節谷正之，他抵滬之頃，向日本記者發表談話稱，他的赴滬，負有代政府宣揚決心的使命，政府決心「推進膺懲橫暴中國的這次神聖戰爭，以達勝利的目的。」

這種所謂神聖使命的說法，在日本領袖的演說中是數見不鮮的，尤以近衛爲多。在他全國精神動員第一次大會的致辭中，有云：「我們確信，日本在這現代式的世界中，像一個進步的國家那樣，串演着領袖的角色，這信念，不僅從日本本身看來，是合乎正義的，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來，也是如此。……由於這種深遠的動機，日本此次的行動應當用崇高的觀念來解釋它。」

並稱：「現在全世界正處在一個千鈞一髮的危機之點。在這人類歷史暗淡的時候，日本被呼召着負起重大使命，要把東方道德與西洋文明調和融合起來，在創造新世界的工作上作重要的貢獻。」

戰爭進行了幾近一年的時候，日本政府仍避免名之爲戰爭。近衛在演說中稱：「因爲中國政府的無誠意，不能瞭解日本政府不願事變擴大的用心與努力，所

以華北事變已發展成中國事件了。」

他接着並且說，東方人民的真正幸福有賴和平，他確信「中國若要建國成功，除非以中日兩大隣邦的友誼合作爲基礎。」近衛却沒有說明，當日本軍隊一面在中國實行大屠殺的時候，所謂合作，將如何進行。

他下面一段演說辭，也許祇有諷刺家才能加以解釋：

『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們予中國政府以嚴重打擊，實是非常急要的，蓋不僅爲了我國的安全，同時還爲了正義人道，尤其是東亞未來的前途。……對華作戰的意志必須堅持到底。如此還不能就算了事。同時還得努力於建立一東亞永久和平的機構，利用我們此次所解放開來的中國的人力，與之緊密合作。這個工作，倘使今日不去從事，我們的子孫仍不能卸掉這個責任，到那時做起來，困難將更多。所以這歷史的工作，正放在日本全體國民的面前，呼召我們去完成。我們應當欣快地起來反應這個呼召。』

到現在爲止，所謂這愉快工作所造成的結果是：中國有一百萬以上的人民遭了屠殺，數百萬人民無家可歸，許許多多因疾病及饑餓而死，無數人民失業而身受不可形容的苦難，五十萬日軍的死傷還不計在內。

我們常常聽見一個問題：中國屢戰屢北，而且喪失了許多的生命，人民的鬥志能不能繼續不受影響呢？中國軍隊的犧牲，日本總是用諷刺口吻加以嘲笑的。不承認中國軍隊的優良品質與作戰精神。但華軍雖屢受挫折，仍奮勇抗敵，照一般的標準說來，早應失去戰鬥力，而卻沒有失去。日本人前進一步，仍得付一步的代價，正像烟俊六攻下漢口時所說的那樣，中國軍隊仍有很多的戰鬥精神。

什麼東西使他們的士氣會這樣奮揚呢？大半還是個性與文化的問題。中國人相信天命，而且氣度帶着哲學的情調，看重精神的質素，軍隊的頓挫並不認為最大恥辱。他們高瞻遠矚，相信強暴的武力並不是一切事情最後的決定，他的所謂柔能克剛的那種消極抵抗力，在歷史上曾屢次成功，相信此次也必能驅除敵人。同時，他們把日本人的戰線延長，因此時獲小勝，也足以提高士氣。日軍漸漸被引深入，凡是有一個日本兵的地方，就有一個游擊隊隨時攻擊他。中國的戰略，其中一部分是前線稍稍攻擊，誘敵前進，日本佔領的區域愈大，其力量也愈分散，予游擊隊以時獲小勝以及擊襲其交通綫的機會。中國人認為夜裏掃蕩一隊守衛交通綫的敵兵，其影響作戰精神的價值，比了白天陣地戰時殺死一倍的日本人更大。在特殊的據點則堅強守禦，力作陣地戰，儘可能地使敵人付最高代價，